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 不忘初心

1966年，掌平洼30多名青壮劳力拧成一股绳，镢刨锨挖、手抬肩扛，以血肉之躯一寸一寸开凿山石，历经10年光阴，硬是从石窝里开掘出一口26米深的大井，乡亲吃上了甘甜的井水。如今，“幸福井”成了“网红井”。

“幸福井”倒影：刘兆友友们裂石开山十载

□ 本报记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肖报法 曲彤



被誉为“江北最大螺旋井”的掌平洼老井。

驱车从新泰市龙廷镇出发，一路向北，十来分钟就能到达九顶凤凰山脚下美丽乡村掌平洼。“明洪武年间建村，因四面环山，中间洼地形似手掌而得名。”村口屹立的石碑交代了村庄名称的由来，但还不能完全满足来访者的好奇心，比如掌平洼先民当初为何选择在此繁衍生息，就令人困惑不已。

水是生命之源，逐水而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，而掌平洼村的选址似乎违背了这一规律——地下是重重叠叠的坚硬岩石，难以涵养水源，在大多数时间里，缺水如一道锁链，锁住了村庄的发展。

是屈从命运的安排还是扼住命运的咽喉，掌平洼人没有纠结。1966年，大队抽调3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打井队，镢刨锨挖、手抬肩扛，一寸一寸向山开凿，历经10年光阴，硬是从石窝里开掘出一口26米深的大井，让干渴的村庄吃上了甘甜的井水，被村民称为“幸福井”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。2020年的第一周，记者来到掌平洼村，寻访当年的挖井人，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故事。

“缺水，石头多，光棍多”，“父老乡亲太需要这口井了”

按照村口路牌指示的方向，记者很快在村南找到了这口老井。山里的冬天格外寒冷，老井周围一片静谧。从井口俯瞰，井壁由石头砌成筒状，一级级台阶沿着井壁盘旋而下，像一个巨大的漩涡。拾级而下，台阶上残雪未消，穿过石头垒成的洞口，一汪清澈的井水浮现在眼前。从井底仰望，又是另外一番壮观的景象。

台阶盘旋而下的设计巧妙，既方便村民取水，又给人以美的感受，老井因此得名螺旋井。“江北最大螺旋井”的名声不胫而走，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，螺旋井成了“网红井”。“过去龙廷年轻人结婚拍照都上新泰青云湖，现在都到老井这儿来，这里成了年轻人打卡地，村民迎亲送客的‘会客厅’。”掌平洼村村委主任杨西明自豪地说。

抚今追昔，杨西明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。当年打井初衷可不是为了当网红，而是要让乡亲们有水吃。掌平洼大队都是山岭薄地，因为没水，只能靠天吃饭，“十年九旱”“水贵如油”……这些词汇成了掌平洼老老少少的“口头禅”。缺水不仅影响生产，还改变了社员的生活方式：挑水成为优先一切的“头等大事”，社员每天起床先要翻山越岭去挑水，然后再下地干活；孩子们不洗澡，洗脸洗手的次数也少，一个个看着黑不溜秋。水甚至影响了掌平洼人的终身大事，“缺水，石头多，光棍多”，掌平洼这“一缺两多”在龙廷远近闻名。谈起过去缺水的日子，老杨忍不住摇头叹息。

没水的日子太苦了，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韩慎元挑头，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商量一起打井。“没有一个人反对，大伙儿都想打一口好井，一个吃水一个灌溉。”韩慎元的儿子韩尚明回忆说。韩慎元从县水利局请来专家帮忙寻找水源。跑遍了大队的每个角落，专家最后选定了打井的位置，同时也将打井的困难对社员和盘托出，“地



□ 记者 王建 报道

刘兆友记得，当年韩慎元找到他时，他刚从外地修水库回来，“韩书记对我说，你年轻，又有修水库的经验，打井的任务你来承担。”

想想大队里一双双盼水的眼睛，刘兆友咬了咬牙，“行，这个任务我担！”他拉起了一支30多人的打井队，开始了艰苦的10年打井。

下肯定有水，但要打口井太难了！”“父老乡亲太需要这口井了，再困难也要打。”韩慎元下定了决心，可谁来承担打井的任务呢？思考一番后，韩慎元点了29岁党支部书记刘兆友的将。

在杨西明的带领下，记者找到了刘兆友家，当年意气风发的打井队长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。岁月沧桑，改变了老人的容颜，却未能磨灭他内心的激情。谈起打井的那段岁月，刘兆友仍然热血沸腾。

刘兆友记得，当年韩慎元找到他时，他刚从外地修水库回来，“韩书记对我说，你年轻，又有修水库的经验，打井的任务你来承担。”刘兆友有些犹豫，不是因为畏惧困难，而是担心风险，“打井和挖窑一样，风险忒大了，越挖越深，一旦发生塌方，责任承担不起。”

见刘兆友不说话，韩慎元加重了语气，“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不管打几年，你得把这个任务完成。”听到书记这么说，再想想大队里一双双盼水的眼睛，刘兆友咬了咬牙，“行，这个任务我担！”

他拉起了一支30多人的打井队。但打井工具成了最大难题，刘兆友陷入一筹莫展之中。

一次外出参观让事情峰回路转。“公社组织一个参观团，俺大队选了韩书记和我，我们坐着部队的车到胶东走了一圈。”刘兆友回忆说，他们赶到蓬莱莱家大队时，当地正在打井，“一个大口井，一圈圈螺旋，人上来下

去。”刘兆友下到井底，帮忙放了一会儿炮钎，他一边干活一边仔细观察，“井怎么打法就装进了脑子里”。

“一块石头递到井底，30多个人都得摸一摸”

胶东之行收获颇丰，韩慎元和刘兆友回到大队后立即着手准备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打井准备谈何容易，上山割来荆条编成筐，自己缝制护肩……不能自己做的钢钎和炸药，大队请公社出面到各处协调。同时，建章立制的工作也紧锣密鼓。“几点上工，几点放工，中午几点回家吃饭，有事不请假绝对不行。”韩尚明介绍说，打井的制度规定得很严。

1966年大年初一，一声嘹亮的号声打破了掌平洼的宁静，打井工程正式动工。一直住在老井旁的郑成军当年6岁，对打井的场面记忆犹新，“当时我家没有院墙，井口很大，一直开到我家院子里，旁边支着烧得通红的铁匠炉。”

打井一开始进展顺利，但很快就遇上了难题。“打井的位置在两座山中间，全是岩石，打一两米深，问题不大，越往底下越费劲。”刘兆友回忆说。

最精壮的几个青年挥舞铁锤敲打钢钎，在岩石上开凿炮眼，剩下的或镢刨锨挖，或手抬

肩扛。血流破土，汗滴裂石，掌平洼人用铮铮铁骨向山石宣战。

以血肉之躯裂石开山，进度异常缓慢，天气还不时“捣乱”。“下大雨的时候，井里灌满了水，得等水位降下去了才能接着干。”雨天也是刘兆友最紧张的时候，“一个是怕井出现什么问题，再一个是盼着水位早点下去好赶紧复工。”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打井队一寸一寸往下打，不知道打了多少天，井底开始湿润，继而涌出涓涓细流。“有水啦！有水啦！”这一声喊，整个山庄沸腾起来。

水带来希望的同时，也给打井队增加了一个难题。“井水很凉，站在水里干活受不了。”没有防水御寒的工具，打井队买来白酒暖身。刘兆友说：“那时候大队里穷，白酒2毛7分钱一斤，一天只能买一瓶，在井底干活的五六名青壮劳力，你递给我我递给你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，别的人捞不着。”

井越打越深，从井里运出的碎石渣越积越多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“碎石渣子比房子还高。”郑成军指着自家的屋顶说。相应的，物料消耗与日俱增，到了难以继的程度，打井一度到了停工的边缘。怎么办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不打出水绝不停工，掌平洼人勒紧裤腰带，想尽一切办法咬牙坚持。“炸药用完了，买不起新的，就买来硝酸铵，掺上花生皮，自己制炸药。”韩尚明回忆道。

好不容易把井打到了底，水量却不大，打井队有些失望。是就此停工还是作最后一搏，一道选择题摆在了队长刘兆友面前。

“有为者辟若掘井，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尤为弃井也。”刘兆友没听过孟子的这句话，但他明白这个理儿，对于劝说停工的声音，他不理不睬。刘兆友在井里仔细观察，发现一道水流从西侧而来，他决定顺着水流向西开凿。当开凿到6米左右的时候，清冽的井水喷涌而出。

刚刚打好的井，井水混杂着泥沙，还不能饮用，工程进入到最后的砌井阶段。买不起水泥，打井队就地取材，用掌平洼漫山遍野的石头。打井队在井壁上开窝，队员站在窝里，从井口排到井底，向下递石头，“一块石头递到井底，30多个人都得摸一摸。”

后来，共青团组织学生来帮忙，杨西明参加了活动，“晚上八点多钟，从夜校里拿来一盏汽灯照明，大家沿着台阶站好，挨个向下传石头。”当时，掌平洼大队还没有通电，汽灯将井内照得亮如白昼，给杨西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历经10个寒暑，打井队硬是从山地里开掘出一口直径18米、深26米的大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挖井累计用工7万余个，掘土上千方，砌石过万块，用掉近4吨钢钎，损坏的镢锨锤镐不计其数。

“没有人员伤亡，多亏了这把铜号”

老井打了10年，刘兆友吹号吹了10年。



从1939年成立党支部，掌平洼在81年里有五任党支部书记。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他们一茬接着一茬干、一棒接着一棒跑，生动的实践证明——

要幸福就要奋斗

记者手记

□ 本报记者 王建

这次到掌平洼采访是记者第二次造访这个小山村。2012年10月，山东省青年编辑记者革



2020年的第一周，记者来到掌平洼村，寻访当年的挖井人，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故事。刘兆友向记者讲述打井的故事。

命老区行活动走进新泰，记者有幸和来自全省各地的40多名年轻编辑记者来到掌平洼，一起感受雄伟的老井带来的震撼，接受“老井精神”的洗礼。

7年多时间过去，再次来到掌平洼，惊讶之情不亚于当年初见老井——村里道路平坦，环境美丽整洁，乡村旅游红红火火，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，变化真可谓翻天覆地。从干旱缺水的贫困村到村民富的美丽乡村，掌平洼用生动的实践证明要幸福就要奋斗。自1939年成立党支部后，掌平洼在81年时间里有五任党支部书记，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他们一茬接着一茬干、一棒接着一棒跑。

老书记韩慎元拍板下定打井决心，和副书记刘兆友带领大伙儿苦于10年，老百姓不用再为吃水发愁，手掌平洼地上的麦子浇上了水。

第四任村党支部书记刘少增重新分了地，推广种植独有的水果品种杏梅，带领村民发展起了林果业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2007年10月，接力棒传到了32岁的刘方军手中。刘方军上任的时候，掌平洼十几年前栽下的杏梅树到了盛果期，产量大但销路不畅，一斤几毛钱，价格低还卖不出去。

必须得把杏梅卖出去，2008年4月，刘方军和4个村干部带着一沓用红纸写成的广告，挤进一辆QQ，一路向南，一直到了南京、上海。每到一地方，5个人就找批发市场分发广告。这一招还真管用，当年就从连云港来了一个大客户。后来，掌平洼建起了杏梅网站，把杏梅的情况放到了网上，吸引了东北的

客户，他们收购量大，价格还高，刘方军初战告捷。

螺旋井打成后，解决了老百姓吃水和部分灌溉用水，山岭上的果树仍随时面临干旱的威胁，掌平洼的找水故事并没有结束。

在销售杏梅的过程中，刘方军发现，能浇上水的可以卖到两块多一斤，浇不上水的只能卖五六毛钱，林果产业要提质增效必须有水。刘方军将镇里补贴和村里购买水泥免费提供给村民，鼓励大伙修雨窖。雨窖储存的水只够用一次，刘方军觉得还得要打井，一口口深井陆续打成，掌平洼灌溉用水问题彻底解决。

有了水，刘方军又想修路。过去，掌平洼的路坑坑洼洼，一到雨季就泥泞不堪，一年要花一个半月垫路，花费高达3万多元。刘方军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，2010年，他东拼西借，凑了90万元，修了村里的路。

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刘方军本来想修一条生产路，没想到最后成了观光路，每年山上果树开花的时候，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。林果产业走上正轨，刘方军正在思考如何让村民更富，生产路变成观光路让发展乡村旅游的想法在他脑海里萌芽。经过外出考察学习，刘方军更加认定了这条路。

说了算，整治老井、修建停车场、盖食堂、改住户……随着基础设施逐渐完善，来掌平洼旅游的人越来越多，旅游收入节节攀升。干了这么多，刘方军却说掌平洼的乡村旅游才刚刚拉开框架，“旺季一天7000多人，车停得排出一里路去，基础设施还得增加。”

接力奋斗中的掌平洼未来会是什么样？令人期待！